# 从“死亡”隐喻的语义认知模式看中德文化心理图式

陈 琦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093）

**摘要：**认知隐语理论认为，隐语不是修辞现象，而是认知现象，根植于人类的语言、思维和文化中，并具有心理性、委婉性和文化性的特征。通过对德汉死亡隐喻的语用分析，可以看出德汉死亡隐喻分别使用各自不同的目标域影射来源域。分析结果显示，德汉死亡隐喻体现出两个民族“恶死、乐生”的基本死亡观，并凸显出宗教文化、社会等级以及价值观念三大因素在中德死亡观中的不同权重，是中德文化心理图式的反映。

**关键词：**死亡；隐喻；认知；中德文化心理
**中图分类号：**H 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95X(2011)03-0223-04

# A Perspective of the Cultural Schemata in Terms of the Cognitive Model of the Metaphor “Death” in Chinese and German

Chen Q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metaphor theory, metaphor is not rhetorical, but a cognitive phenomenon. It is rooted in human language, thought and culture, and has psychological, euphemism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German and Chinese use their own death metaphor in the target domain mapping of different source domains, reflecting “fear death, treasure life”, the basic concept of death of the two nations, and highlight the different weights of the three factors of death in German and Chinese culture: religious culture, social class and thoughts of values.

**Key words:** *death*; *metaphor*; *cognition*; *Chinese and German cultural psychology*

认知模式是人们对自我知识进行组织和表征的方式，它建立在人与外部世界活动的基础上。根据Lakoff的观点，认知模式根据结构原则的不同可以分为命题模式、意象图式模式、隐喻模式和转喻模式[1]。语义认知模式就是根据隐喻和转喻这两种重要的认知方式来研究一词多义和不同义项之间的关系，并以此建立词汇语义范畴系统。范畴指事物在认知中的归类，原型是物体范畴最具典型意义的成员，其他成员围绕原型显示出某一方面的相似性，以原型义项作为基本认知参照点，其边界意义依典型性程度向外扩展。

## 一、隐喻模式与文化心理图式

认知语言学的最新发展证明，隐喻不仅是一种

**收稿日期：**2010-11-10
**基金项目：**上海理工大学 2010 年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IF10305005)
**作者简介：**陈 琦(1981-)，男，博士生。**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篇章语言学。E-mail: anton.chenqi@163.com

语言修辞手段，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人们对隐喻的阐释逐渐从语言结构说走向认知概念说，即把隐喻看成是一种跨域映射：隐喻是从一个认知域投射到另一个认知域，是用有形的、熟悉的东西（目标域）解释抽象的、陌生的（来源域）事物。从本质上讲，人类的概念系统是隐喻性的。词汇、模块的产生不能停留在语言形式的表面去解释，还应深入到语言现象的思维模式之中。另外，隐喻还是形成民族文化心理图式的重要条件。文化心理图式是一种在人类经验中形成的抽象的认知结构。各民族在实践中反复运用一个图式对客观世界的某种关系进行理解和推理，形成了一系列的感知、行为模式。文化心理图式构筑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地域基础之上并渗透着民族文化传统、决定着该民族人们性格和行为模式。就中德“死亡”隐喻的文化心理图式来说，其隐喻的心理性、委婉性以及文化性起着重要作用。

## 二、隐喻的心理性、委婉性、文化性

认知隐喻从心理上讲是人类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心理模型，是一系列先前知识在人脑中概念化、结构化的产物[2]。其核心概念是Levinson1987 年提出的“常规关系”（stereotypische Relation）。在他看来，常规关系体现为话语中的隐形表述，它可以对话语的显性表述起到支持、补充和阐释的作用。这些内化为人们认知结构的隐性关系通过认知能力、感知能力和一系列常规推理发挥作用，对不完整的显性表述进行恰当的理解阐释。常规关系一旦内化，就会约定俗成地依附于某些特殊词语上，人们可以在交际中根据不同角度、不同目的，选用不同的词语、短语或习惯用语来进行表达[3]。隐喻的形成正是一系列基于人脑中概念化产物的基本认知图式，而相邻或相似关系是将本体和喻体结合在一起的中介。如死亡这一概念，无论德语还是汉语都将其比喻成“睡觉、安息（ist eingeschlafen, entschlief）”，正是基于死亡与睡觉两个概念在身体位置和形态上的相似性。

谌莉文认为，从认知角度讲，委婉语是一种概念化的隐喻，其认知基础依然是目标域和来源域之间的相似性关联。委婉语隐喻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不断通过强化显性语言来弱化隐性语言[4]。与心理模式相比，委婉模式的隐喻并非强调来源域与目标域间的语义相似性，而是单边凸显来源域中语义概念而弱化目标域的语义概念，试图让交际者忘记或不去考虑目标域的语义表达。如德语经常用Abschied nehmen von jm.（与某人告别）来代替Jd. ist gestorben（某人去世），汉语中的“离开了我们，与世长辞”等等，通过凸显“离别”这一显性表达而弱化了“死亡”这一隐性含意。

语言使用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对某领域的经验和知识所做出的理解是不同的。换句话说，认知模式的心理基础（psychologische Grundlage）和语言体现（sprachliche Realisierungen）具有文化性的特征。文化在隐喻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隐喻本身是文化的构成部分，隐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文化的内容，如信念、态度以及行为方式等。隐喻有文化传承功能，文化的许多内容通过隐喻这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隐喻随着社会文化变化产生、发展和消亡[5]。

## 三、德汉“死亡”隐喻的认知功能

禁忌文化是人们在社会交际中所不可避免的敏感话题之一。人们之所以要对所言之物予以“禁忌”，必然是出于对该事物或话题的恐惧、反感或厌恶等情绪。作为禁忌文化典型，体现在人们关于“死”的各种态度以及这些态度在各自语言上，基本反映了人们对于这一感念的认知和接受程度。笔者根据对各种死亡隐喻语料的收集，列举了从各种来源域到目标域（死亡）的映射，如表 1、表 2 所示。

**表 1 德语死亡隐喻**

**Tab.1 The metaphor of death in German**

| 来 源 域 | 目标域 | 隐 喻 实 例 |
|---|---|---|
| 损失（Tod als Verlust） | 死亡现象 | Verlust, verlieren, vermissen, trauern um |
| 沉睡（Tod als Schlaf） | | schlafen, entschlafen, die Augen schließen |
| 旅程（Tod als Reise） | | gehen, fahren, einen Weg beschließen, heimgehen , hinfahren |
| 同上帝在一起（Tod als Beginn eines neuen Lebens bei Gott） | | Gott hat…zu sich gerufen, in den Himmel eingehen, hochgehen |
| 告别（Tod als Abschied） | | sich verabschieden, Abschied nehmen， verlassen |
| 解脱（Tod als Erlösung） | | erlöst sein, Erlösung finden |
| 生命圆满结束（Tod als Ende des Lebens） | | Lebenskreis hat sich geschlossen, Leben ist zu Ende gegangen |

**表 2　汉语死亡隐喻**

**Tab.2　The metaphor of death in Chinese**

| 来　源　域 | 目标域 | 隐 喻 实 例 |
|---|---|---|
| 离开世界、离别 | 死亡现象 | 去世、过世、谢世、故世、辞世、与世长辞、辞去人世、先走一步、去了、走了、返乡、离开 |
| 沉睡 | | 安眠、安息、长眠 |
| 生命圆满结束 | | 考终、寿终、寿终正寝 |
| 自然界事物的消逝、陨落 | | 夭折、凋谢、夙殒、天衍、璧陨、薪尽火灭、香消玉殒、魂飞魄散、就木、蜕化、弱化 |
| 因追求事业作出的牺牲 | | 殉职、牺牲、就义、成仁、殉道、殉国、捐躯 |
| 道教成仙、长生不老 | | 仙逝、仙游、蝉蜕、驾鹤西去 |
| 道教灵魂回归 | | 归真、回归 |
| 佛教涅磐 | | 圆寂、归寂、顺化，灭度、入寂、入灭 |
| 新世界/生命的开始 | | 见上帝、荣登天国、主怀安息、蒙主宠召 |
| 旅程 | | 上西天、回老家、去移民、归土 |
| 肢体活动(贬义) | | 挂了、翘辫子、挺腿儿 |

从表 1、表 2 可以看出，德、汉两种语言对于死亡禁忌所使用的隐喻结构充分体现了两个国家人民对于死亡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就其共性来说，两种语言中都有来自“离别、沉睡、生命圆满结束、新生命开始、旅行”等来源域的隐喻。就其文化差异性来说，两国民族对死亡隐喻的认知凸显出在宗教文化、社会等级以及价值观念 3 个方面的不同。

### （一）宗教文化的凸显性

自从公元 3 世纪日耳曼民族接受罗马基督教文化后，德国人的死亡观便深受基督教的影响。根据圣经，死不是从上帝而来，乃是从人的原罪而来：为了拯救人类的原罪，上帝的解决办法乃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来代替及除去世人的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因此，上帝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目的正是要解决人会有死亡的问题，通过耶稣的死，使人获得永生，永远生活在上帝的王国中。因此在德语表达中，源于宗教的死亡委婉语的本义大都是“应上帝之召”、“安睡在上帝怀中”、“上天堂”之类，如 zu Gott gefahren, schläft bei Gott, lebt mit den Angeln, eine Reise weg von der Erde ins Jenseits，hochgehen, in den Himmel eingehen, rubber-gehen, dahinraffen, sich fortmachen。从这些“死亡”委婉语可以看出，基督教把各种美好的向往和憧憬都摄入了死后的世界里。让生者有精神情感的寄托，安心生活；让死者有灵魂的归宿，愉快平静地离世。

中国死亡观与德国死亡观相比，中国传统死亡观深受道教、佛教的影响。道教把先秦道家的理论概念“道”加以神秘化，作为根本的信仰，把得道成仙作为追求的最高境界，追求生命不死、肉体成仙。源于道教的死亡委婉语反映了人们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愿望，以及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去超越死亡，寻找生命寄托这种自强不息的进取心态。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的流传、渗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佛教的最高境界，称之为“涅槃”，意为进入一种永恒寂灭的精神状态，而其根本宗旨，则是使人灭绝苦源，使人能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生活。佛教以业报轮回来解释人的生死，实际上同以灵魂肉体来解释人的生死一样，最终赋予了人以超越死亡达到不朽的性质。

### （二）社会等级的凸显性

与德语中相对中性的语用色彩相比，汉语中对于死亡的隐喻表达带有非常强烈的感情色彩，体现在语义的褒扬或贬低，以及阶级性和等级差别中。《礼记·曲礼(下)》就明文规定：“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不同社会等级的人物的死亡要使用不同的词汇。历代帝王专用的死亡委婉语有：千秋万岁、山陵崩、晏驾、升遐等。然而，平民百姓只能叫弃世、弃平居、弃堂帐。这都充分体现出中国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容不得半点越级现象。

而德语死亡隐喻中却没有着力体现社会等级的区别性表达。信仰基督教使人们认为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故生来人人平等，自然不可能产生那种社会阶层等级泾渭分明的委婉语。而随着世俗化进程的加速，体现生者对死者不舍离别的隐喻，wir trauern

um…，Abschied nehmen，Verlust 也逐渐增多。而像 totfallen，totgehen，totrücken 等带有 tot 前缀的词汇，作为中性化的表达在德语中把重点放到了生命结束、死亡的事实这一层面。

### （三）价值观念的凸显性

价值凸显性主要体现在各种语言的死亡隐喻同时带有对死者生前的评价的功能。比较中德文化中的死亡观念可以发现，汉语的死亡隐喻十分注重推崇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社会价值。一个人为公或为国家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时，人们往往会用褒义的、正面的评价词语来表达他们对英雄人物的崇敬而又深切哀悼的感情。例如：壮烈牺牲、慷慨就义、为国捐躯、杀身成仁。中国古代哲学中儒家慎言生死。《论语·先进》：“未知生，焉知死?”劝导人们通过重视生命来正视死亡，并以积极的人生态度来审视人生，以做到“三不朽”，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九不废，此之谓不朽（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从而体现出“贵生、乐生、轻死”的生死关怀。儒家的死亡观与其宣扬的核心概念“礼、德”有着密切关系。所谓“礼”即尊卑长幼有序，处事有规，淫乱不犯，不败人伦，以正为本，发为恭敬之心，斋庄中正之态。一个以“礼”为基础的举止规范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德”是作为君子应该必须具有的美德。追求礼德，成为君子应该是每个社会成员的人生奋斗目标。在孔子看来，生命的过程要比生命本身更加有意义。死亡作为人生的最后一种行为，只有落实在天所规定的仁、义、理、智、信上，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孔子把道德价值置于生死之上，把成仁成义提升到人生意义的高度：“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因此从根本上说，儒家文化是一种积极的乐生文化。它关切的是现实人的生活。只有为追求人生道义而奋斗终身，甚至为实现道义而从容就死，才能做到死而不朽。

尽管德国的民族英雄也常常受人敬仰，在德语里也能找到一些表示为国家或事业而捐躯的委婉词语，如 sich für etwas aufopfern，in Ausübung seines Amtes sterben，für eine Sache in den Tod gehen 等，但这些表达法不论从内涵还是感情的表达上都无法与汉语中的固定词语相媲美，也远没有汉语中的表达法来得丰富多彩，带有一种对英雄人物深深的敬意和哀悼之情。同中国“乐生畏死”的基本死亡观不同，西方文化注重个体生命死后的灵魂安息。他们往往只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去考虑，希望自己的死能够得到上帝的赞许和垂爱，死后与上帝同在。(有些灵魂安息的隐喻表达的是“入土”含义，如众多含有“hin”和“nieder”前缀的词 hinstrecken, niedermetzeln, niederstechen, niedermähen, niederschießen 等。) 因此，西方人面对死亡就很少有中国式的豪言壮语，即使是源于军旅生活的死亡委婉语也大都不带有悲壮的色彩。

## 四、结 论

就中德死亡认知隐喻来说，出于对死亡的禁忌，人们通过概念隐喻的方式构建了大量的委婉语，以来源域的曲显来转移人的注意力来达到隐藏或是美化目标域“死亡”这一概念。这种非直接的认知过程在心理上产生了一定的距离，从而达到委婉的目的。从对“死亡”的隐喻来看，两个民旅的语言中都把死亡看成是“休息、离开或是与上帝或其他神灵见面”，是“生命的终结、旅程和新生命的开始”。这是因为中德两个民族在对死亡的基本感知和体验上是一致的。但是德汉死亡隐喻也各自体现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图式，如德语中的死亡隐喻更加集中体现基督教教义，所以响应上帝的召唤就是和上帝在一起，就是死亡的美化说法；而汉语的死亡隐喻则更加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释、道的死亡文化观，体现出“重生、乐生、恶死”的生死观。

**参考文献：**

[1] Lakoff G. The com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C]//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ge: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2–251.

[2] 雷卿. 基于心理模型的隐喻理解[J]. 外语教学, 2008, 29(3): 8–12.

[3] 徐盛桓. 论一般含意[J]. 外语教学, 1993, 14(3): 22–23.

[4] 谌莉文. 概念隐喻与委婉语隐喻意义构建的认知理据[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 8(8): 17–18.

[5] 丁毅伟. 隐喻与文化认知[J]. 外语研究, 2004, 6(6): 34–36.